

新婚之后

柯春晓 等著



中华文学丛书



中华文学丛书

新婚之后

何春晓 等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新 婚 之 后

何春晓 等著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山西省七二五厂 印刷

山西省新华书店 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.375 字数95千字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9,800册

书号：10267·27 定价：0.5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几个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反映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新形势。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充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。

《新婚之后》通过婚后不久的村妇田甜千里寻夫，历尽艰辛的故事，歌颂了纯真的爱情，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，从而展示了新时期的社会风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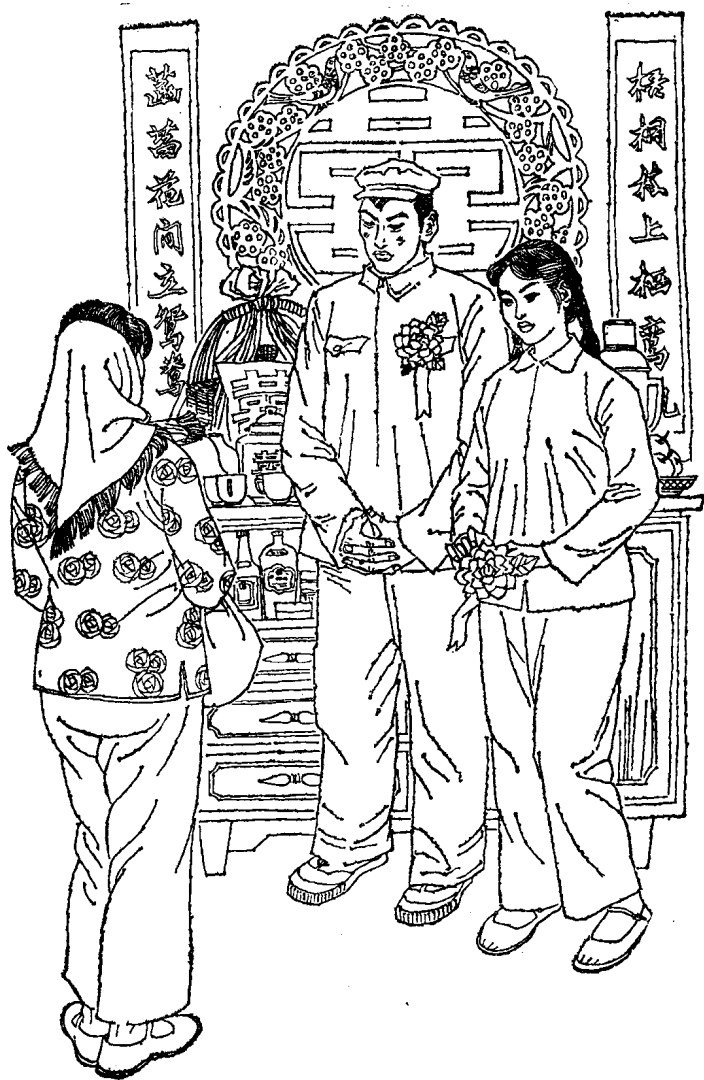
《柳湾村》里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，泼辣勇敢的年轻女性刘春英。她宣传群众，组织群众，克服各方面的阻力，勇往直前，成为人人敬佩的致富带头人

松花江畔葫芦湾的一对青年男女在承包养鱼池后建立了爱情，表现了农村的新气息，这就是《鱼水缘》所记述的故事。

HG 70/06

目 录

1. 新婚之后.....春 晓 (3)
2. 柳湾村.....王育才 (53)
3. 鱼水缘.....柳盛林 (95)



新 婚 之 后

春 晓

一、千里寻夫

田甜姑娘二十四岁上结婚，婚后未满三个月，丈夫时雨就去四川放蜂，一走三年没音信。

她在省报登过寻人启事，却一直没得到半点回音。她还给四川省公安局去过信，人家回信说：全国在四川放蜂的人很多，况且放蜂人的生活流动性大，一时很难查找。田甜一想，可也是，放蜂人就象蜜蜂一样，长着翅膀满天飞，你叫人~~家~~家到哪儿去寻呢？她也曾遍访了方达围圆去过四川放蜂的人，有人告诉她，在四川内江地区简阳县一带，听说有个姓时的放蜂人，三年前得了一场大病，蜜蜂受到严重损失，几乎死绝，本钱赔了个精光，无脸回家，走了绝路；还有人告诉她，时雨在四川发了大财，爱上了一个当地姑娘，已经结了婚……

时雨是死是活，结婚一事是真是假，谁也说不清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准确地址。三年来，二老公婆牵肠挂肚，田甜更是朝思暮想。她每逢看见人家小两口，相跟着一起去看戏，看电影，一起上工下工，说说笑笑，相亲相爱，就想起自己出来进去孤身一个，一到晚上，孤灯独守，长夜难熬，

真是一腔辛酸，满腹哀愁。她背过人不知道哭过多少回！

二老公婆为田甜担心，娘家人为田甜忧愁；公婆担心儿子一去不归，家中没了梧桐树，终久难留金凤凰。娘家妈则发愁女儿落到这步田地，熬到哪天才是头呢？姐姐田香的话更是难以入耳，她要田甜趁早去法院申请离婚，另寻出路，天底下的男人多的是，别耽误了自己的青春！几个要好的姑娘媳妇也劝她说，姐姐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要她多为自己想想。田甜摇摇头。因为她心里的希望一直没有破灭，幻想着丈夫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即便他永远不回家，自己也不忍心丢下年迈的公婆。至于姐姐田香的话，田甜听也不愿听。她一向就对姐姐看不惯：姐姐从小好吃懒做，长大结了婚，男人也是放蜂的，常年奔波在外，她不甘寂寞，前二年不知怎么和外地一个跑生意的人搞在一起，气得男人一走再没回过家。田香索性和那人明来明往，两个人经常跑天津，下上海，全国各大城市到处乱窜，也不知道都干些啥。田甜没去过她家，也没见过那个生意人。

对于丈夫失去音信的原因，田甜也曾反复考虑过，她不相信时雨会走绝路，更不相信他薄情薄义，另觅新欢。她坚信自己的眼力，是不会选错男人的。

田甜和时雨相识的当儿，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。一天镇上逢集，田甜去赶集，刚走进街口，就见路西的露天剧场正在开批判大会。她想看看又批判啥人，到了跟前往台上一看，心内不由暗暗吃惊。原来，台上站着个二十来岁、眉清目秀的小伙子，只见他昂着头、抿着嘴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满不在乎地望着远方。麦克风前一个胖姑娘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言。田甜仔细一看，好象记得那小伙和她二姨是一个村上的。她也认得他，但从来没说过话，也叫不上名字，更不

976110

知道今天为啥挨批判。她听了会儿胖姑娘的发言，才明白那小伙叫时雨，是个放蜂人。罪名是：用裹着蜜糖的资本主义毒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。批判者唯恐人们不相信，又举例说明：蜜蜂虽然会酿蜜，可也会蜇人，而那蜂针的确是有毒的！所以，被批判的人罪大恶极，理应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，让他永世也不得翻身。会议主持者马上站起来，严厉命令小伙子低头认罪。小伙子拒不低头。会议主持者被激怒，一声令下，立即跑上来几个带红袖章的人，硬压那小伙子下跪。小伙子奋力挣扎，不料身子往前一扑栽倒在地，额角磕在了台口的砖棱上，一股鲜血立时流了出来。田甜不忍再看，使劲挤出了人群……

谁知时隔不久，一天田甜收工回家，在自己村里的一块苜蓿地旁，又与那小伙子不期而遇。他左额上贴着纱布，正站在地头，满有兴致地看着那大片的苜蓿。田甜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招呼道：“你站在这里作啥？”

“看苜蓿花。”小伙子一回头，见是位不相识的姑娘，不禁脸一红。田甜有些好奇地问：“看苜蓿花？”

“嗯，放蜂人爱的就是花。”

田甜这才注意到，苜蓿地里开满了紫色的小花，一只只蜜蜂飞来飞去，离小伙子不远处放着两个蜂箱。她不禁有些替小伙子担心，问：“你还放蜂，不怕人家批判你？”

“不怕，我光知道蜂蜜是甜的，从来不毒人。”

“可他们不讲理，要作践你。”

他淡淡一笑说：“世上就是这事，马蜂自己不会酿蜜，还要蜇人。”

“那你不会干点别的？”

“不，我就爱养蜂！”

田甜还想说什么，一时却没了词儿。她发现小伙子的嘴唇干裂了口子，才又找到了话题，“你要是喝水，我家就在村西头，从西往东数第三家，路北，门朝南。”

“谢谢！渴了我就去。”小伙子感激地望了她一眼，还是那双乌黑的大眼睛。田甜心里有些慌，说了句：“你忙吧。”便转身走回家去。可她总忘不了那双眼睛，就是这双眼睛，吸住了姑娘的心，摄去了姑娘的魂。

打那以后，田甜经常去她二姨家，名义上是去看她二姨，实际上是去找时雨。等她二姨看出点苗头，两个年轻人的心早都连在一起了。可时雨怕自己给田甜脸上抹黑，不愿意过早的暴露彼此间的关系，直到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两个人才公开相爱。不料，却引起了田甜妈和她姐姐的强烈反对。妈是担心女儿以后跟上时雨受连累，因为老人家被前几年的世事吓怕了。姐姐田香则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劝告妹妹：

“傻妹子，嫁个谁也比嫁个放蜂的强。你是不知道，姐姐算是喝够了黄连汤啦。我那死鬼就是放蜂的，成年四季在外头跑，尽撇下你守活寡！”

田甜没有听妈妈和姐姐的话，她一心爱着时雨。世上的痴情女子大概都是如此，一旦真心爱上一个人，前面哪怕是火坑，是道万丈深渊，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跳进去，连头也不回。

一天晚上，田甜又到帐篷去看望时雨。她把妈妈的担心、姐姐的劝告，全都告诉了他。最后，田甜声音颤抖地说：“时雨哥，我铁了心了，这辈子就爱你……”

“田甜，你真好！”时雨紧紧握着田甜的手，两人相对而坐，月光下，看得见双方脸上的泪痕，听得见两颗心跳。停了一会，时雨又问田甜：“田甜，你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

吗？”

“看过。”

“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成了一对蝴蝶，但愿咱俩死后变成一对蜜蜂！”

“时雨哥……”田甜一头栽进时雨的怀抱，风儿悄悄溜出了帐篷，月儿含着微笑躲进了云层……

田甜相信，自己的丈夫绝不会走绝路，也决不会忘掉旧情。可是，三年了，丈夫没有一点音信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田甜左思右想，决心去四川千里寻夫。

田甜把自己的打算和两头家里人一说，二老公婆和在外工作的小叔子大力支持。娘家妈不放心，怕女儿年纪轻轻，只身外出遇啥祸事。姐姐田香则笑她鬼迷心窍：“傻妹子，四川那么大，你到哪里去寻？”

“只要他还活在世间，我就能寻着。”

“啧啧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古时候有个孟姜女寻夫，如今又出了个田甜寻夫，可惜现在没有人给你树贞节牌坊！”

“你——”田甜气得眼泪花直冒，不再理她。田香自觉没趣，自己给自己打圆场说：“好好，你的事咱管不着，各管各，强得多，管了人家受栖惶！”第二天，便又跟那生意人出了远门。

田甜说服了娘家妈，积极为寻夫作准备。她赶着为时雨做了几件衣服，两双鞋袜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安顿好家事，又让大队给自己开了张证明信，便登程出发。她想先到四川简阳县一带去寻，寻不着再打听别的地方。田甜暗暗打定主意：此一去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达不到目的，哪怕自己死在四川也算！

二、左右为难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

痴情的田甜决心非小，要动身登程去千里寻夫。而她那个心上人时雨，究竟是个不念旧情的负心汉呢？还是遇到了什么塌天大祸？这还须笔者慢慢交代。

三年前，时雨带着五十箱蜂来到四川内江地区简阳县，在一个小村子附近扎下了帐篷。一天晚上，时雨象只辛劳了一天的蜜蜂，钻进帐篷，打算好好睡一觉，可是，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近处山坡上，竹林沙沙，溪水潺潺，轻柔的夜风送来阵阵油菜花的清香。他双臂弯曲，枕在头底下，两眼呆望着天上的牛郎织女星，不由得又怀念起远在故乡的田甜。不是为了赶花追蜜，他真不愿意离开自己新婚的妻子。时雨深深记得新婚之夜，闹房的人陆续走散，新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人。田甜靠着自己的肩头，柔声细气地问：“时雨哥，咱们结婚了，往后你还放蜂去吗？”

“去。”

“成年四季不见面，叫人怪想的。”

“那，那我不去了。”

“不不不，那样人会骂你没出息的。”

“要不，我带你一块去，两个人一起睡野地，住帐篷，那才有意思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咱兄弟没在家，爹妈谁伺候？”

“那……”时雨停了停说，“我走后常给你来信。说实话，你想我，我也想你。”

“这事我想过了，赶明个我去照像馆好好照上一张像，

再带上彩，你走的时候拿上，啥时候想我了就拿出来看看。”

时雨不自觉地摸了摸上衣口袋，取出田甜的照片，月光底下虽然看不清楚，可他还是看了又看，看着看着忍不住亲了一下。

时雨胡思乱想，才要迷迷糊糊睡去，突然被一阵哭声惊醒。他披衣坐起，侧耳一听，好象是个女人，就在附近竹林里。他急忙穿好衣服，走出帐篷，直奔竹林。渐近哭声，捏亮电筒，发现一个姑娘正要上吊，脖颈眼看钻进绳套。时雨大惊，一个箭步，上去就把姑娘抱住了。那姑娘一声惊叫，顿时昏倒在他怀里。时雨顾不得多想，当即把姑娘抱回帐篷，点亮马灯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作人工呼吸，好一会那姑娘才缓过一口气。时雨连连呼唤：“姑娘！姑娘！”姑娘听见人声，慢慢地睁开眼皮，见身旁守着个陌生男人，赶忙吃力坐起，惊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放蜂人。”

姑娘起身欲走，时雨不放心，顺手拉住。姑娘边挣扎边喊叫：“你放开我，让我去死！让我去死！”

“姑娘！姑娘！”

两个人，一个挣，一个拉，正在相持不下，又见乱嘈嘈跑来一伙人。时雨连忙对众人说明了情况。人群中猛地冲出个老妈妈，上前一把抱住姑娘痛哭道：“孩子，都是妈害了你啊！”姑娘也呜呜直哭。女人们劝解，男人们叹息。趁这机会，时雨问明了事情的原委。

那姑娘名叫宋献果，本是附近村里的。当初父亲去世，弟妹年幼，生产队分不下钱粮，屋里没进项，日子过不下去，她妈早早就把她许了人家。男方家住在镇子上，名叫杨民。小伙子和一伙小流氓打得火热，学下一身瞎毛病，吃喝

拐骗偷，五毒俱全，也算镇上一害。宋献果打听清杨民的底细，坚决要求退婚。无奈前几年因为自己家贫，花了人家不少钱，一时退不起。杨民一口咬定，不给人就得还钱，不还钱这几天就要抬人。宋献果死也不从，当娘的没办法，只得含着眼泪连劝带逼。宋献果被逼不过，晚上趁家里人不注意，便跑出来寻死，幸好被时雨救下。姑娘的妈妈跪下就给时雨磕头，“好人，好人，多亏你救了我姑娘的命，多亏你救了我姑娘啊！”

时雨急忙扶起老妈妈说：“大妈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”又对姑娘劝道：“大妹子，年轻轻的，这条路可千万走不得！”

姑娘连哭带说：“我就是要死，就是要死！我要让他人财两空！”老妈妈更是哭个不住；“孩子，你这一走，撇下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该咋个活哩嘛？”

时雨安慰姑娘道：“跟你妈回去吧，事有事在哩，慢慢想办法。”乡亲们也七嘴八舌地劝说。姑娘这才止住哭声，擦了把泪说：“回就回，今晚上死不成，我就再多活两天。”

送走了宋献果，时雨想这想那，一晚上两只眼皮再也没有合。第二天正好摇蜜，时雨提前给收购站打了个招呼，收购站专门派了个手扶车。这年蜜源好，天气又没打搅，时雨的蜂蜜获得了大丰收，一次就卖了几百元。

一天，时雨把蜜蜂托咐给一个相熟的本地小伙子，自己有事去镇上。路过一个小村庄，见一座草房门前围满了人，里边有人吵闹，有人哭求。时雨觉得奇怪，忙挤进去一看，只见一个流里流气的青年人正在大吵大闹，口里唾沫星子乱喷，“话说清楚，今个没人就还钱，没钱就抬人！”

他旁边一位面黄肌瘦的老妈妈苦苦哀告：“他姐夫，你先消消气，缓一缓，献果丫头性子倔，容我慢慢劝说劝说。”时雨一听，立时想起了自己那晚救下的四川姑娘，同时认出了老妈妈正是姑娘的妈。

“不行，我今天就是等着要老婆！”听口气，青年人显然是献果姑娘的对象杨民。他身后站着一伙人，看样子是和他同来的。这时也在一旁帮腔，“哼，花了人家的钱，又想赖婚，没门！”

“就是嘛，姑娘嫁了人，哪有不上轿的道理！”杨民见有人帮腔，越发逞起威风，对献果妈吼道：“去，叫你闺女出来！”

献果妈只是哭求：“他姐夫，他姐夫……”围观的乡亲们虽然气愤不平，可也没敢插话。杨民气汹汹地正要抬脚进门，突然房门大开，献果姑娘昂然走出。只见她两眼红肿，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衣衫，肩头上还补着块补丁。她走向杨民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往地上扑通一跪，声泪俱下，

“大伯大叔，大妈大婶子们，可怜我爸爸去世早，弟妹年幼，今后，还望大伯大叔，大妈大婶子们，看在乡亲的份上多多照应，宋献果来生定报大恩！”说罢重重地磕了个响头。在场的乡亲无不伤心落泪。有的妇女当场哭出声来。宋献果站起身对杨民恨恨地说：“要钱没有，要人，走！”杨民一时被姑娘的气势震住，不知所措。等他回过神来，连忙吩咐随来的人要把献果抬走。时雨看到这里再也忍不住，他挤出人群，一步跨到杨民跟前，气愤地说：“慢着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宋献果欠你多少钱？”

“五百！”

时雨二话没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崭新的人民币，飞快地数了数，往杨民面前一递：“给，拿去！”

杨民顿时变得结结巴巴：“你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放蜂人！”

“哼，外乡来的野小子，有你插的什么话！”杨民把人民币往时雨脚下一摔，转身命令他那伙人，“抬人！”

时雨挺身拦住：“新社会，抢人是犯法的！”

“谁抢人？我和她是订过婚的。”

“你这是买卖婚姻，政府决不允许！”

“滚你妈的！一个臭放蜂的，你充什么大脑壳！”杨民推开时雨，上前去拉宋献果。宋献果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得杨民捂着脸气极败坏地说：“你……”乡亲们纷纷给宋献果助威，“打！这小子不讲理！你说的没钱要人，人家把钱还给你，你为啥还要抬人家姑娘？”

“他再撒野，打！”

“打！”

本村的小伙子们一齐逼向杨民和他那伙人。杨民一看事情不妙，急忙拾起人民币，和他那伙人边溜边狠狠地对时雨说：“你小子等着！”

宋献果母女双双跪倒在时雨面前，献果妈感激地泪流满面，紧紧抓住时雨的手说：“恩人，恩人，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哪！”

宋献果嘴唇直颤，泪珠成串地往下掉，语不成句地说：“放蜂的大哥，你，你救了我宋献果，救了我们一家，我，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！”

时雨扶起母女二人，想安慰她们几句，可还没张口，自己的泪水也夺眶而出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跑回自己的帐